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广州险境险接头

□彭伟

“呜呜呜”，一声长笛从昏暗的天空呼啸而过，火车驶入广州站。雷沛涛、雷天北两人，刚刚从瞌睡中醒来，睡眼惺忪。何昆透过窗子，看见车站上有警察不停地询问进站的人，看得出广州总校的共产党学员正在遭到追捕。他用脚踢了踢二雷，嘴唇向窗外一呶，二雷点了点头。三人化整为零，分别出了广州站。

广州的大街上一片狼藉。沿路的斑斑血迹，有大有小，星罗棋布。黄埔军校已被敌人血洗了，肯定不能再去了。三人便走向早前常去的秘密据点——同仁堂药店。进入一个弄堂，走到巷头，何昆贴着墙，侧着头，望见大路对面的同仁堂大门紧闭着。周围还有几个摆摊的商贩。他心有疑虑，左手一撇，手掌顺势一压，二雷也止步了。三人又小心地伸出头，望了望同仁堂，发现二楼的玻璃窗上有个洞，像是砸碎的，阳台上挂了一件长长的蓝色秋褂，衣领耷拉下来，微微皱起。风一吹，那褂子活像个死尸，还是刚刚上吊死的，轻轻地飘来荡去，阴森森的。何昆觉得不对，才是春天，怎么挂着秋褂？雷沛涛充满怀疑地说：“看样子，这个据点，敌人来过了。”

何止来过，同仁堂里面正有七八个军警，就等着新来的共产党员，自投罗网。何昆忽地头一撇，脸上一惊：“幸好我们没有贸然去敲门。想起来了，门口左边擦鞋的那个人，刚刚低着头，但看那身块，我总觉得见过，他也抬头望那件秋褂了，我才看清是那个广西佬化妆的。”

雷天北伸头一瞧：“还真是抓我们的广西佬，他怎么也来广州了？好险啊。”

自从何昆从南宁逃脱后，分校的国民党军警们气急败坏。广西佬觉得丢了面子，心中又充满仇恨，便“主动请缨”，追捕何昆。他是个老狗腿子，鼻子灵得很。经过查阅何昆的学籍档案，广西佬便推测他会回广州，寻求帮助。于是广西佬来到广州，联系上当地的反动军警，赶到军校附近已经暴露的据点——同仁堂。他化妆一番，守株待兔，只等何昆上钩。只是那褂子，被捕的药店老板告诉敌人，是接头暗号。广西佬半信半疑，总习惯抬头去望那件褂子，盼着何昆来送死。他想不到，这是老板“瞒天过海”的妙招。倒是何昆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急切地向二雷挑明：“仔细瞅瞅，秋褂下面的衩口特别长，显然是有人故意用剪子剪过裁过的，这是暗示我们去找曹裁缝。”二雷这才恍然大悟。

三人担心节外生枝，一路不买水，不吃饭，小心翼翼地赶去裁缝店。等到了裁缝店附近，何昆又观察了一番，没发现出什么异样，这才决定绕过前门，从后门进入店里。

天已经黑了。“笃笃笃”，后门倏忽连响三声，打破了曹裁缝心中的平静。他的心，也随着门声，狂跳了三下，就在两个小时前，一批军警闯入店中，搜查共产党未果。难道军警又来了，不像，还是有人来接头呢？曹裁缝自问着。

“笃笃笃”，门又响了。曹裁缝压低声音问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啊？”

何昆听出来是曹裁缝的声音，大名刚要报出口，又咽了回去，小心为妙：“我们三个年轻人是从南宁来的，来做衣服的。”

“好。”曹裁缝觉得这声音很熟，又想不起来，但南宁可能是分校的同志，便继续追问道，“那么远来，做什么衣服？”

“三人三套衣服，一套黄色，两套红色的。”何昆回答时，故意提高音量强调是黄色和红色，暗示自己是“黄埔军校的革命分子”。

“咯吱”一声，门开了。曹裁缝毕竟有好几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已缓过神，听出弦外之音，想起是何昆的声音，又将眼睛贴在门缝上，看了两三眼，虽然脸部看不清，但那身材一望，正是何昆。他俩激动地拥抱了一下。二雷和曹裁缝也握了握手。

吃完饭后，曹裁缝将何昆等人，引入内房，点起一盏油灯。在恍恍惚惚的弱光下，曹裁缝两眼溢出了少许泪花，抑制不住内心的感伤，告诉何昆，“四一二”事变中，国民党心狠手辣，残忍地杀害了不少同志。短短几天时间，好几个秘密据点，都被敌人端了。他也出去躲了四五天，才敢回来。幸好他平时为几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做旗袍，有些名声，军警才不敢贸然逮捕他。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又突然来搜查，自己惊出一身冷汗。

“反动派，太卑鄙了。”何昆愤慨地说道，“翻脸比翻书还快，说变就变，太不要脸了。来日，我们一定要报仇，夺取广州，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

“你说得对。但是发动武装暴动，需要工人农民的支持。城市暂时是待不下去了，你不如先回老家做做调查，搞搞农运，再做打算吧。”曹裁缝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只长长的木箱子。曹裁缝打趣道，这是他的“藏宝箱”“母子箱”——里面有夹层的，上面装着裁衣工具，推开薄薄的夹层板，里面藏着一册油印书籍，文字不大，有些漶漫。何昆小心翼翼地接过册子，凑近一看，书名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你要好好去读啊！”何昆听见曹裁缝的嘱咐，频频点头。

第二天，四人同时离开。曹裁缝是搬家，其余三人各自回乡。临行时，曹裁缝在桌上写了个地址：……荣兴居裁缝店。日后再来广州，就到此店寻他。他还告诉何昆，将会向组织上汇报他们的情况，到时会派人联络何昆。何昆出于小心，拉着大家从后门离开。但他们才出后院，前门就响起了“笃笃笃”的军警的敲门声。那位广西佬又慢了半拍……

精短小说



悬铃木之秋

钱琉

残暑来书

□苏枕书

嘉庐君：

展信平安。前次来信还是八月中，不料拖延至今，也没有做成什么正经事，开学又在眼前。打起与世界周旋的力气，比做事本身更艰难，是对身心无穷的消耗。书展一切顺利否？可惜今年不能同行。《春山好》终于做出来，但总觉得得意兴阑落。做书越发艰难，海内皆如此。

之前曾与你说，三月以来丧失了买书的兴致。可惜好景不长，盛夏困居无聊，又开始买书。为回顾战前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脉络，重点学习了仁井田升、岛田虔次几位学者的著作。硕学的诞生常在新资料爆发式增长、社会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那之后漫长的平台期只能不断产生琐碎无聊的碎片。当然，这种后见之明式的感叹不过是为安慰自己不要因每日生产的碎片太过愧疚罢了。

今年春天，东京琳琅阁书店出现不少户川芳郎的旧藏汉籍，如汲古阁初印本《周礼注疏》，有圈点，钤“户川/芳”（朱文）印，卷末朱书“昭和四十八癸丑岁八月二十七日大阪户川芳郎藏之”，即1973年8月27日，他刚从御茶女子大学调往东大，大约正是得意时节。另有上海美华书局活字本《新约全书》（1863）、美华图书馆活字本《旧约全书》（1864），亦钤“户川/芳”藏印，美华书馆、美华书院均为美华书馆别称。这几种书现均已售出，户川氏如今89岁，也到了处理藏书的时候。

另有若干藏书钤“金合/文库”“小林/藏书”二印，这些年日本和国内古书市场均见到不少钤有此二印的书籍，东吴大学郭明芳近顷撰文考证，认为这是大阪万字屋书店主人小林秀雄的藏书

（《谈日本“金合文库”》，《东海大学图书馆刊》第44期）。可惜郭氏考证的核心观点并未超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年前在网上公开的调查细节，只能算撮要编译而已。其中最关键的论证环节也是国立国会图书馆早已指出的一点，即国会图书馆藏元和二年（1616）活字印本《长恨歌传》有“高木家藏”及前述二印，该印主人为昭和初年关西藏书家高木利太。据反町茂雄《古书肆回忆》第四卷介绍，高木旧藏归大阪“万字屋书店小林秀雄”所得，之后小林氏将高木旧藏分别卖出，当中最主要的部分由天理图书馆所得，由此推断此二印与大阪万字屋书店有关。这一推断虽称合理，但尚有不稳处，如“金合”二字究竟何意，与万字屋主人之间有何关联？就目前市场及各图录所见钤有此二印的书籍而言，内容广泛，书籍形态也包括汉籍、和刻本、朝鲜本等等，不太能窥出藏书主人的蒐书方针。况此二印是街头印房机器刻出的水准，毫无学者气或文人气，说是书店主人的钤印，倒也合理。在经手书籍上钤印，确实是旧书店主人常见的行为，反町茂雄、田中庆太郎等人均有此习惯，不过他们是一代书肆豪杰，藏印都很精致。今阪急梅田古书街尚有万字屋书店的店面，或许直接询问现任店主可以更快得到答案。无论如何，我买到的光绪三年江西书局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中也有此二印。有意思的是，在买下之后，孔网上仍有两家书店有同本书讯，定价是我买到的十倍之多。询诸此地书肆，果然是未经授权的滥用，还体贴地将原来书影上的水印除去了。

孔网固然有此奇景，雅虎拍卖令人倒胃口的事也不少。譬如伪造名人手迹

的技术还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又如同一种书籍反复上拍，后台则请人不断抬价。此前曾偶遇某在东京短居的留学生开的店铺，寄信时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名。还有留学生在淘来的普通本上钤印、写识语，不久在孔网上见到这些书，均标记“某某学者旧藏”云云，定价自然也扶摇直上。也难怪，谁让线装书如此招人喜欢。十分令人喜爱的宗教经典，不也有各种精彩纷呈的作伪故事吗。好在其他领域，只要不是中外闻名的著作，也不太见到这样的乱象。

此刻窗外斜雨纷飞，十号台风将路过九州。近畿地区今年还没有遇到台风，梅雨过后只有漫长的酷暑，而台风大多直奔朝鲜半岛方向及我国东北地区，那里没有多少应对台风的经验，今年天气真不寻常。昨日进了一趟城，超市已满是秋天的蔬果。买到了木通果，是头回吃，不知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小森林》，就是那种藤蔓上结的浅紫色椭圆果实。果肉清甜，比想象中美味，只是籽太多，大大减少了品尝的乐趣。学着网上的做法，将果皮滚水焯过切细条，与新买的茄子、香菇炒熟，加味噌与糖炖煮。据说“超级美味”，但我并没尝出什么特别的。当然，果肉与果皮都无毒的山中野果，也没有怪异的味道，本身已是值得感激的自然赐予。去年，友人省吾将木通种子悄悄种在墓地的树丛里，已经顺利生出细藤，只是不知结果还要等几年。

打算在天黑前去真如堂看看，这封信就暂写到此。听说你将要去山东，不知何时启程，又为何事？盼你的回信，祝一切顺利。

松如
庚子白露前一日

骑楼之美

□陆小鹿

骑楼，是一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形式，流行于两广、海南、福建等沿海侨乡地区。如同每座城市都拥有独特的气质底蕴，骑楼在不同城市，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

广州的骑楼有贵族气息。广州有句俗话“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西关，是旧时广州的商业繁华区，西关留下的花园洋房及恩宁路骑楼一条街，是当年遗留的财富象征。恩宁路骑楼街绵延两千余米，马路两侧布满高大而灰色的骑楼，走廊上开设了不少老字号店铺。与邻近喧嚣的第十甫路不同，恩宁路骑楼街行人较少，宁静、安逸，像岁月静好衣食无忧的民国贵族。远处，驶来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以及大红色的双层巴士，恍惚以为走进了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海口骑楼老街，则是另一番模样，充满了市井烟火味道。海口的骑楼整体不高，两三层居多，斑驳的外墙，看起来不及广州恩宁路骑楼那般高贵。街道不宽，

穿梭其间的交通工具以摩托车为主。穿过骑楼老街，就是当地的生活市集。古老的建筑与市井的海口在此交融。海口还有一条骑楼小吃风情街，在海口旅游期间，我就时不时晃到骑楼小吃街，品尝了很多海口当地美食：海南粉、文昌鸡、椰子鸡、鳴鹤茶、老盐黄皮水……

潮州的骑楼特色是中西合璧。潮州古城最有名的是牌坊街。牌坊街矗立着22座中式明清石牌坊，与两侧南洋风味的骑楼互为映衬，形成中西合璧的独特侨乡风貌。牌坊街骑楼的店铺主要围绕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手拉壶、陶瓷、工夫茶馆等，以及潮式美食：潮州三宝、牛肉火锅馆、粿条铺、甘草水果……在潮州，去一趟牌坊街，就可以了解到潮州古城的前世今生。

和潮州并称潮汕地区的汕头，有一个蔚为壮观的骑楼群，位于老市区繁华中心“小公园”里。小公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而是一个商业地带，始建于

走马天下

1860年汕头开埠之时。当时，很多汕头的归国华侨纷纷从国外带回“洋”玩意，在此兴建了具有巴洛克风格的骑楼群。与别处不同的是，汕头小公园的骑楼群呈扇形放射状分布，是世界上除了巴黎之外唯一呈放射状格局的骑楼街区。也因此，徜徉在汕头小公园，会有在欧洲旅行的错觉。小公园的骑楼底层也开了不少汕头风味小吃店，此外，骑楼街区还辟有一条“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我在那里看到潮汕电影人蔡楚生的电影史迹馆，还有潮剧馆，总之，若想感受潮汕文艺氛围，去小公园的骑楼街即可。

百年骑楼，如今都成为各自城市的歷史见证人。骑楼，何以只在南国落地生根？那是因为南国多为闷热的亚热带气候。骑楼的特色是将一楼架空，辅以柱子支撑，楼上的部位犹如“骑”在这些支柱之上，一楼形成内部的人行道。无论下雨天，或是大热天，在骑楼走廊上逛吃逛喝，不用撑伞，风雨无阻，悠闲自得。